

1207.864
2



南宋湖湘学派的 文学研究

宁淑华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南宋湖湘学派的 文学研究

宁淑华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南宋湖湘学派的文学研究 / 宁淑华著.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9. 7

ISBN 978 - 7 - 5438 - 5856 - 5

I. 南… II. 宁… III. 文学流派 - 研究 - 湖南省 - 南宋 IV. I209. 9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23871 号

南宋湖湘学派的文学研究

宁淑华 著

出版人: 李建国

责任编辑: 周 熠

装帧设计: 罗志义

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hnppp.com>

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 3 号

邮 编: 410005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长沙科地印务有限公司

印 次: 2009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 / 16

印 张: 13. 5

字 数: 258000

书 号: ISBN 978 - 7 - 5438 - 5856 - 5

定 价: 22. 00 元

营销电话: 0731 - 2226732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调换)

序

陈庆元

宁淑华来滨海城市福州读博，学成之后，回湖湘了。临行前，淑华来道别，并说，她的博士论文《南宋湖湘学派的文学研究》已交给出版社，要我作一篇序。

宋代的闽学，在理学家中自成一派。十五年前，我对宋代闽籍理学家作了一个粗略的疏理，并制作了一个师承关系简表（详见《福建文学发展史》第三章第二节，福建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这个表，包括了后来去了湖湘的胡安国和胡宏，也包括了出生在福建的婺源籍理学大家朱熹和胡宏的弟子湖湘籍的张栻。朱熹生在福建，长在福建，在福建活动的时间超过六十年，研究闽学、研究宋代福建的地域文学，一定得关注朱熹，一定得对朱熹的理学、朱熹的文学思想和文学创作，乃至他的交游，有比较深入的了解。乾道三年（1167），朱熹来到潭州，与张栻等游南岳，有《南岳倡酬集》传世。为了对朱熹有更进一步了解，还需要知道张栻和他的思想，他的诗。做研究就是这样，为了研究一个论题，必须关心次一级、次二级，甚至次三级、四级的问题。在你研究这些次级问题时，有时也会觉得这些次级的问题相当重要，甚至不亚于、甚或超过你研究的论题，那么，这些次级的问题则有时就可能上升为新的论题，让你继续研究下去。每次研究一个论题，都可能带出几个问题；几个论题中可能有一个或两个成为新论题。就这样，新的论题生生不息，研究也就无穷无尽。一个人的精力有限、生命有限，那么自己有朋友、弟子、学生还可以不断地研究下去。

宁淑华来我这儿读博士，我想到湖湘学派。湖湘人做湖湘学派的研究也许有她的长处，我的想法虽然不一定十分正确，但也有它的道理。毕竟，淑华从小生活在那片土地上，对那里的山山水水、风土民情会有比较多的了解，至少，要比那些对湖湘的地理、历史若明若暗的学者有更多的便利。因此，宁淑华就选择了

《南宋湖湘学派的文学研究》作为她博士论文的题目。

论文动手之后，宁淑华碰到不少困难。理学家们的文章，除了一小部分政论和应用文之外，那些修身养性、讲性命道气之类的文章是比较难读的。《南宋湖湘学派的文学研究》虽然只选择了比较重要的六家，通过阅读，要弄清这六家理学的主要观点，以及他们之间的同和异，就得花不少的时间。理学与文学，属于不同的两个研究领域。理学，属于哲学史或思想史的范畴。理学家之文的阅读，靠的是逻辑思维；文学的研究，除了逻辑思维，对作品的理解，有时又免不了形象思维。在研究时，还得寻找理学思想与文学思想的关系，两者之间，有时是有关联的，有时关联并不那么紧，甚至有时看不太出来有关联，这就需要仔细地阅读作品，认真思考。宁淑华克服了种种困难，终于完成了论文的写作，值得祝贺！

这篇论文体现了宁淑华四个方面的能力：

一、发现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论文的写作，首先是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然后才是解决问题。《南宋湖湘学派的文学研究》一文提出了一个“南宋湖湘学派总的文学特征是什么”这样一大问题，也是要着力解决的大问题，但是要解决这个大问题，必须先解决一些相关的小问题，例如什么是湖湘学派？湖湘学派的主要成员是哪些人？代表人物又是谁，他们的理学观点最重要的是什么，文学思想又是怎样？他们的创作成就如何？代表人物之间的关联，相同点与不同点，等等。为了解决南宋湖湘学派总的文学特征，论文对六个有代表性的理学家、也是代表作家，作了逐一的、比较详尽的分析研究，最后才得出这个学派总的文学特征的结论。

三、资料的搜集、分析、排比的能力。湖湘学派的文学研究这样的论题，题目不算大，但是涉及的面却不太小，需要搜集的材料比较多。首先，是历史资料，两宋之际，社会发生很大的变动，或攻或守，或战或和，上至天子王公大臣，下至文人学士庶民，谁都得面对这个问题，理学家们也不能免，这些资料不能不搜集。其次，是理学的材料和文学的材料。由于时代比较久远，文学的资料欠缺较多。资料搜集之后，哪些当用，哪些暂时不用或用不上，也得进行一番取舍。这方面的工作，淑华做得较好。论文的写作材料比较丰富，又无拖泥带水、堆砌之嫌。

二、思辨与考辨能力。思辨能力表现在论的方面；考辨能力表现在考的方面。有些学者，能论而未必能考辨；有些学者能考辨而论述或展不开，或难深入。论文的写作，尤其是研究理学，具有较强的思辨能力非常重要。宁淑华在看到湖湘学派代表人物胡安国、胡寅、胡宏、张栻等人理学思想和文学思想同的方

面，又能比较仔细地分析他们之间不同之处，结论让人信服。附录两篇，一篇是《胡寅与秦桧关系考》，另一篇是《〈胡宏上光尧皇帝书〉写作时间的考辨》，考辨的都是比较重要、且尚未引起论者注意的问题，材料翔实，推理严密，相信可以引起学界的兴趣。

四、感悟能力。文学研究，不同于哲学研究或理学研究，文学有它的特殊性。文学研究首先是读懂作品，理解好作品。读懂、理解，是说要读懂字词句，是说要理解一篇文章、一首诗词的内容是什么，讲的是什么。如果仅仅做到这一步，还是很不够的，研究文学，还要求研究者对文学作品、对文学有特别的感悟能力，研究者还必须用心去体会、领悟，体会题外之旨，领悟严羽所说的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象外之象。从整体上、或某个细节上去感悟一个作品的好或较好，美或较美。感悟流派与流派之间，作家与作家之间、作品与作品之间的或巨大、或细微的区别。一个作家感动你，一个作品感动你，你要能够把你所感动的东西用文字表达出来，并且传递给其他的读者，让他们和你一起分享，让他们也和你一起感动。在湖湘学派中，淑华特别喜爱张栻的诗。张栻说：“兴来即倾酒，语到亦论诗。”“兴”与“语”虽然不能互文，但下句的论诗，不仅仅是“语到”方论诗，“兴来”亦可论诗的。理学家讲文以明道，甚至讲文以妨道，而张栻的“兴来”、“语到”论诗和一般的理学家还是有较大区别的。兴，有各种含义，严羽所讲的“兴趣”即是其一。从这点看来，张栻的论诗多多少少还是和严羽有点相通之处的。好的诗，可以有风格的不同，表现手法的不同，等等；从欣赏者来讲，也有各人情趣的不同。但好诗也有一定的通则，理学家中的诗，刘子翥的诗是好的，朱熹是好的，张栻也是好的。论文中，淑华是用心去体会、用心去感悟张栻诗的，所以这一章写得较有新意。

由于宁淑华具备以上四种的能力，综合地看，她已经具备了较强的科学研究能力，研究已经逐步走向成熟的阶段。

序文写到这里，似乎可以结束了。但是，我还要补充两点：

我们上面比较多地谈到诗，我要补充说的第一点，是宁淑华的这篇论文还较深入地分析了湖湘理学家的文。也许有读者会说，理学家之文就是理学家之文，文学方面有什么好分析的？其实，理学家写的文章未必篇篇讲性命修身，即使纯粹的理学之文，也有讲究作法和文字表达的问题。两宋之际，内忧外患，胡安国和胡宏的时事政论，取材重大，或取则《春秋》，精严有法；或以气行文，剀切尖锐，研究宋代散文，不能不加以关注。胡宏一章，作者专辟一节，对他的重要文章《上光尧皇帝书》、《与秦会之书》、《与高抑宗书》三文作了分析，特别是

《与秦会之书》一文，作者分析其婉拒艺术，颇为精到，为前人所未道。

宁淑华写这篇论文写得非常艰苦，我说的艰苦不是她基础差什么的，淑华本科是在北京师范大学读的，硕士研究生是在湖南师范大学读的，她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我说的是在写作的过程中她克服了许多许多的困难。有些困难，她在后记中说了，有些她没有说。我的学生，和她同一届的，或比她高一届或低一届的，都很佩服她的韧劲，她的不折服的韧劲。一旦认准了，她就坚韧地走下去。就这样，她克服了其他同学恐怕不太容易克服的困难，完成了自己的学业，完成了自己的论文，并且得到好的评价。同学们说：湖南的辣妹子大概就是这样！这是我要补充的第二点。

一届又一届的学生毕业了，学生一本又一本的著作出版了，我由衷地为他们高兴；淑华的论文就要出版了，我同样为她高兴。如果说还有什么期待的话，我期待她将来能做一部研究宋代理学流派与文学关系的著作。不是说宋代理学家的文学没有专家研究过，而在我看来，宋代理学家有各种的流派，河洛派、闽派、湖湘派等等，不同的流派，理学思想有其相同的地方，也存在不同点；同样，不同流派理学家的文学观，也有其相同的地方，也存在不同点。而且，各个流派之间，学者和文人也有相互交往，他们的理学思想和文学观也可能有交融。我在从事闽派研究时，想到湖湘派，但是没有进一步研究下去。今天，淑华做湖湘研究，明天，能不能进一步扩大视野，从湖湘关注到河洛、关注到闽，关注到其他流派，进而完成我上面设想的课题？

2009年7月14

绪 论

在我国哲学史上，宋明理学占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就南宋理学的发展来看，湖湘学派胡宏的性本论与朱熹考亭学派理本论、陆九渊象山学派心本论鼎足而三；就理学大家而言，胡宏为理学南渡后第一大家，张栻与朱熹、吕祖谦同为“一代学者宗师”（陈亮语）。但对文学研究而言，无论是对三大学派还是三大宗师的研究，湖湘学派及其大家是唯一空白。就目前研究成果而言，莫砺锋先生的《朱熹文学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和杜海军的《吕祖谦文学研究》（学苑出版社2003年版）已经对两位理学大家的文学思想及创作作出系统而全面的研究，陈忻先生的《南宋心学学派的文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2006年版）已对陆九渊及其心学学派的文学作出较为全面的观照和评价，但湖湘学派及其大家胡宏和张栻迄今没有文学专论。另外，就宋代理学的文学研究而言，该领域的研究涉足已众，马积高先生早有《宋明理学与文学》（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韩经太先生有《理学文化与文学思潮》（中华书局1997年版），许总育《宋明理学与中国文学》（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理学文艺史稿》（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石明庆有《理学文化与南宋诗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但这些著作对湖湘学派文学基本是草草带过。另外也有一些单篇的论文，如孙慧玲硕士论文《宋代理学诗派的研究》、张体云硕士论文《张栻与朱熹诗歌比较研究》，石明庆《略论湖湘学派的文学观》（廊坊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等。但总体而言，就目前所有相关的文学论述中，对湖湘学派文学研究基本停留在理学文学的宏观层面上略带一笔。因此，南宋湖湘学派的文学研究确实是

宋代文学研究的一个空白点。出现这一情况是有深刻原因的。首先是湖湘学派诸家著作多以学术性、思想性见长，不以文学称胜，文名往往为道名所掩，文学创作的实绩也就往往被忽视。二是该派诸家大多重道轻文，其零星的文学主张往往散落于浩瀚庞杂的哲学论述之中，要避开其哲学思想来探究其文学思想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这就需要研究者必须在通究其哲学思想的过程中，将其文学思想从哲学思想中剥离出来，这无疑给研究者带来了相当的难度。但是在文学研究日益深入，理学文学研究已开始全面拓展的今天，克服困难，全面深入地研究湖湘学派的文学思想及其作品已是一件十分必要而且较为迫切的事情。因为这项研究的完成，将使整个宋代理学的文学研究更趋于全面完整。

鉴于目前这样的研究现状，笔者认为，只要肯下扎实功夫，在已有的宋代理学文学研究的基础上，深入全面地探究湖湘学派的文学思想及其作品并非不可行之事情。当然，其过程肯定困难重重，但作为一个空白领域，这里有着极其广阔的研究空间。本文正是基于这种考虑，以湖湘学派的主要大家所存文集为材料（主要是胡安国、胡寅、胡宏、张栻），将宏观与微观结合起来，对该派主要大家的文学思想和作品作出了全面细致的梳理，并从中总结出该派文学的总体特色。当然，这还是拓荒功夫，理论提升尚待进一步努力。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南宋湖湘学派概述	1
第一节 南宋湖湘学派的发展历程	1
第二节 南宋湖湘学派的弟子概况	4
第三节 南宋湖湘学派学术思想的主要特征	11
第二章 胡安国文学思想及其文学作品	14
第一节 胡安国生平和学术	14
第二节 胡安国的文学思想与文学作品	18
第三章 胡寅文学思想及其文学作品	31
第一节 胡寅的生平和理学思想	31
第二节 胡寅的文学观念	34
第三节 胡寅的文章	44
第四节 胡寅诗歌	63
第四章 胡宏文学思想及其文学作品	70
第一节 胡宏的理学思想	70
第二节 胡宏的文学思想	78
第三节 胡宏的文学作品	90
第四节 胡宏作品个案分析	108
第五章 张栻文学思想及其文学作品	122
第一节 张栻的文学思想	123
第二节 张栻文章的主要内容	129
第三节 张栻文章的艺术特色	150
第四节 张栻诗歌	163
第六章 湖湘学派的文学总论	177
第一节 彭龟年和游九言的文学成就	177
第二节 南宋湖湘学派学术思想对其文学的影响	182
第三节 南宋湖湘学派的文学总特征	189
结 论	198
参考文献	201

第一章 南宋湖湘学派概述

第一节 南宋湖湘学派的发展历程

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继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的时代思潮之后,宋代又出现了理学思潮。湖湘学派是宋室南渡后理学学派分化的开始,也是理学南渡后的第一个大宗^[1],其主要代表人物大多不是湖南人,如胡安国、胡寅、胡宏一家是福建人,张栻是四川人,但因其主要学术活动以及形成学派均在湖南地区而得名。最早为此命名的其实是和湖湘学派有密切交往的朱熹。他在和弟子讨论胡、张学术时统称其为“湖湘学者”、“湖南学”、“湖南一派”,如《朱子语类》载:

问先生答湖湘学者书“以爱字言仁”如何?^[2]

因论湖湘学者崇尚《知言》。^[3]

因说湖南学先体察。^[4]

湖南一派,譬如灯火要明,只管挑,不添油,便明得也即不好。^[5]

朱熹提出的“湖湘学”或“湖南一派”的命名,得到了后世的一些学术史家的肯定和沿袭。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中称:“五峰之学传之南轩,与紫阳相夹辅,所谓‘湖南一派’者,皆其绪馀也。”^[6]黄宗羲和全祖望编撰《宋元学案》也沿用了这一称谓,比如在《武夷学案》黎明传中曰:“湖湘学派之盛,则先生最有功焉。”^[7]在《南轩学案》中曰:“湖湘一派,当时为最盛。”^[8]在《五峰学案》中则明确提出了“其所作《知言》,东莱以为过于《正蒙》,卒开湖湘之学统。”^[9]可见,从朱熹到黄宗羲、全祖望,均肯定了湖湘学派在理学史上的存在及其影响。近现代的学者在研究宋明理学史时,基本也沿袭了“湖湘学派”

[1] 王立新:《湖湘学派与佛教》,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11月。

[2] 朱熹:《朱子语类》卷6,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1986年版,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3] 朱熹:《朱子语类》卷101,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1986年版,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4] 朱熹:《朱子语类》卷101,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1986年版,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5] 朱熹:《朱子语类》卷101,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1986年版,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6] 李清馥:《文定胡康侯先生安国学派》,《闽中理学渊源考》卷3,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1986年版,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7] 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91页。

[8] 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611页。

[9] 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366页。

这一称呼,如梁启超的《儒家哲学》和侯外庐的《宋明理学史》,都称胡、张一派为“湖湘学派”。

根据王立新先生《兴衰已逝,遗韵长存——湖湘学派及其历史分期》一文观点,湖湘学派之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五个不同的时期。

第一个时期属于湖湘学派的开创时期。这一时期湖湘学派的主要学术活动是围绕胡安国的《胡氏春秋传》的撰写和胡安国的社会关怀为轴心而展开的,时间界限是建炎三年(1129)(胡安国来湘定居)至绍兴八年(1138)夏(胡安国去世)^[1]。建炎三年(1129)冬,胡安国来到湖南湘潭,建碧泉书堂,教授后学并著述《春秋》。绍兴三年(1133)秋,胡安国又在南岳衡山“买山结庐”^[2]以讲学。胡安国在中国思想史上和湖南地域文化史上的功绩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传播了二程的理学思想^[3],正如全祖望在《宋元学案·武夷学案》中指出的那样,“南渡昌明洛学之功,文定几俟于龟山,盖晦翁、南轩、东莱皆其再传也。”“私淑洛学而集大成者,胡文定公其人也”^[4]。胡安国毕生致力于“春秋学”研究,历时三十年完成了享有盛誉的《胡氏春秋传》。第二是开创了湖湘学派,从而改变了湖南地区的固陋之习^[5]。此一时期是湖湘学派发展的第一个时期,是以宣传“春秋大义”、主张经世致用为主要特征的。胡寅、胡宏、胡宪等皆是其弟子。

湖湘学派的第二个时期是作为学派彻底确立的时期。这一时期主要以胡宏的学术和教育活动为核心,时间大约在绍兴八年(1138)至绍兴三十一年(1161)(胡宏去世)^[6]。胡宏以由碧泉文定书堂改建而来的碧泉书堂为思想、学术基地,“优游于衡山脚下余二十年,玩心神明,不舍昼夜”^[7],创立了“性本论”的新理论,成为第一个消化北宋周(濂溪)、程(程颢、程颐)、张(横渠)理学思想并开出新的理论路数的重要哲学家,为儒学的复兴和发展提供了一条崭新的思想进路。它表明湖湘学派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一个普通学派,而是南宋最重要的理学派别,从理论上讲,它是南宋理学的最高成就之一^[8]。正如全祖望在《宋元学案·五峰学案》中所评价的那样:“绍兴诸儒所造,莫出五峰之上。其所做《知言》,东莱以为过于《正蒙》,卒开湖湘之学统。”全祖望甚至以为:“今豫章

[1] 王立新:《兴衰已逝,遗韵长存——湖湘学派及其历史分期》,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年第03期。

[2] 曾枣庄主编:《全宋文》第190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第182页。

[3] 王立新:《兴衰已逝,遗韵长存——湖湘学派及其历史分期》,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年第03期。

[4] 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70-1171页。

[5] 王立新:《兴衰已逝,遗韵长存——湖湘学派及其历史分期》,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年第03期。

[6] 王立新:《兴衰已逝,遗韵长存——湖湘学派及其历史分期》,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年第03期。

[7] 吴仁华点校:《胡宏集》,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39页。

[8] 王立新:《兴衰已逝,遗韵长存——湖湘学派及其历史分期》,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年第03期。

以晦翁故祠泽宫，而五峰阙焉，非公论也。^{〔1〕}此一时期，湖湘学派进一步坚守胡安国所设定“春秋大义”的家法，同时将经世致用提升到新的高度。把对外强调经世致用和对内强调心性修养当成学者最重要的为学工夫来对待，这一点甚至影响了湖湘近千年的历史。胡宏培养了一批杰出弟子，如张栻、彪居正、吴翌、赵师孟、孙蒙正、向氏兄弟、胡广仲、胡大原、胡大本、胡大壮等，其中最著名的弟子是张栻。

湖湘学派的第三个时期是张栻实际成为学术领袖的时期。这一时期湖湘学派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成了当时全国最令人瞩目的思想、学术基地，时间大约在乾道二年（1166）至淳熙七年（1180）（张栻去世）^{〔2〕}。乾道元年（1165），张栻出任岳麓书院主教，胡宏另一弟子彪居正充任书院主管。湖湘学派的教育基地从此转移到了岳麓书院。乾道三年（1167）八月，朱熹到湖南拜会张栻，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朱张会讲并同游南岳衡山。岳麓书院从此名声大噪，成了湖湘学派的中心思想阵地和固定的学术堡垒，天下学子竟以不得卒業湖湘为恨。这一时期湖湘学派的重要特征是一方面精研工夫论并进一步强调经世致用；另一方面则为捍守胡宏的“性本论”而展开了和朱熹旷日持久的理论论战^{〔3〕}。张栻著名弟子有吴猎、彭龟年、游九言、游九功、胡大时、张忠恕等，但能将张栻学术发扬广大者却少，故黄宗羲评价：“五峰之门，得南轩而有耀。从游南轩者甚众，乃无一人得其传。”^{〔4〕}

第四个时期是胡大时成为核心学术人物的时期。时间大约在张栻过世（1180）以后至胡大时过世（具体时间难于确定，大约在1210年前后）。张栻之后，胡宏季子胡大时继任为湖湘学派的学术领袖。胡大时在思想、学术方面没有多少创新，同时又先后师承陈傅良、朱熹和陆象山，经常外出求学，湖湘学派从此走向衰微。湖湘学派在这一段时间以后成了解答儒学理论中的疑难并普及儒学教育的一般性基地^{〔5〕}。

第五个时期是胡大时过世以后到南宋灭亡。具体时间大约在嘉定五年（1212）前后至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五年（1278）。胡大时死后，湖湘学派作为独立学派，事实上已渐名不副实了^{〔6〕}。但是湖湘学派的弟子们仍坚持身心修养，并

〔1〕 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366页。

〔2〕 王立新：《兴衰已逝，遗韵长存——湖湘学派及其历史分期》，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年第03期。

〔3〕 王立新：《兴衰已逝，遗韵长存——湖湘学派及其历史分期》，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年第03期。

〔4〕 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635页。

〔5〕 王立新：《兴衰已逝，遗韵长存——湖湘学派及其历史分期》，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年第03期。

〔6〕 王立新：《兴衰已逝，遗韵长存——湖湘学派及其历史分期》，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年第03期。

在南宋灭亡的前夕，秉经世之志，投笔从戎，多有殉国。仅岳麓诸生就在长沙保卫战中“十亡其九”，此后湖湘学派在历史上和公众视野中消失了。

第二节 南宋湖湘学派的弟子概况

根据《宋元学案》记载，结合湖湘学派的分期和领袖情况，这里对湖湘学派的弟子略作梳理。

一、胡安国的弟子

《宋元学案》载录胡安国弟子共22人（详见表1），其中重要弟子有儿子胡寅、胡宁、胡宏，侄子胡宪。其中胡寅、胡宏后有专章论述，这里大略介绍胡宁和胡宪。据《宋元学案·武夷学案》载：

胡宁，字和仲，文定次子。以荫补官。试馆职，除敕令所删定官。迁祠部郎官，出为夔路安抚司参议官。除知洋州，不赴。学者称为茅堂先生。文定作《春秋传》，修纂检讨尽出先生手。又自著《春秋通旨》，总贯条例、证据史传之文二百餘章，辅传而行。……谢山《书宋史胡文定传后》曰：致堂、籍溪、五峰、茅堂四先生并以大儒树节南宋之初，盖当时伊洛世适，莫有过于文定一门者。……茅堂还朝，秦相问曰：‘令兄有何言？’对曰：‘家兄致意丞相：‘善类久废，民力久困。’秦相已愠，因谓茅堂曰：‘先生《春秋》议论好，只是行不得。’茅堂曰：‘惟其可行，方是议论。’又问：‘柳下惠降志辱身，如何？’对曰：‘总不若夷、齐之不降不辱也。’遂以书劝避相位，以顺消息盈虚之理，秦相愈怒。一日，忽招茅堂饭，意极拳拳，归而台章已下。《宋史》只载其蔡京之对，且谓因致堂与秦相绝，遂并罢，不知茅堂自不为秦屈，不一而足，非以致堂之牵连也。”〔1〕

这里所谓的蔡京之对可参看《宋史》：“秦熈（秦桧养子）知枢密院事，桧问宁曰：‘熈近除，外议云何？’宁曰：‘外议以为相公必不为蔡京之所为也。’”〔2〕“蔡京之所为”是指蔡京为宰相，其子蔡攸、蔡偁、蔡卞“皆至大学士，视执政。”〔3〕

另据《宋元学案·刘胡诸儒学案》载：

胡宪，字原仲，崇安人，文定从父兄子也。从文定学，即会悟程氏之说。绍兴中，以乡贡入太学，会伊洛学有禁，先生独与乡人刘白水勉之阴讲而窃诵焉。既而学《易》于谯天授，久未有得，天授曰：“是固当然。心为物滓，故不能有见。惟学乃可明耳！”先生喟然叹曰：“所谓学者，非克己工夫邪？”一旦揖诸生

〔1〕 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82-1183页。

〔2〕 （元）脱脱：《宋史》卷435，中华书局，1977年版。

〔3〕 （元）脱脱：《宋史》卷472，中华书局，1977年版。

归，隐故山，力田卖药以养其亲，从游日众。行义闻于朝，诏特徵之，赐进士出身，授左迪功郎、建州学教授，先生犹不起。郡守魏矼手书开譬，始就职，迪诸生以为己之学，诸生孚化，共留七年不徙。以母老，监南岳庙以归。是时秦桧用事，先生无复当世之念。及桧死，召为秘书正字，疏言金人势必败盟，宿将惟张浚、刘锜在，愿亟起之。时两人皆为积毁所伤，无有敢显言者，先生疏入，即求去，帝嘉其忠，诏改秩左宣教郎，主崇道观，归。初，先生与刘白水俱隐，又与刘屏山子翬、朱韦斋松交。韦斋将没，特属其子文公熹并受学。文公自谓从三君子游，而事籍溪先生为最久……籍溪虽立朝不久，然再召适当秦桧讳言之后，一时诵其轮对疏者，以为朝阳之风，固不可谓之潜德终沦者矣。况渊源实建安所自出，虽建安谓其讲学未透，要不可不列之《儒林》也。”^{〔1〕}

胡安国弟子虽众多，但其中只有胡寅（《斐然集》）、胡宏（《五峰集》）、胡铨（《澹菴文集》）和曾几（《茶山集》）存世。而从文献可知，胡铨早年师事萧三顾，为《春秋》学，“梓材谨案：先生初事萧三顾，为《春秋》学，复学于胡文定。”^{〔2〕}曾几游学多家，“先生早从舅氏孔文仲、武仲讲学，又从刘元城、胡文定游，其学益粹。……则茶山尝及和靖之门矣。”^{〔3〕}可见两人并非胡安国的纯粹弟子，因此其著作不纳入本研究范畴。

二、胡宏的弟子

胡宏弟子据《宋元学案·五峰学案》载共11人（详见表1），其中最著名的弟子是张栻，而有著作存世者也只有张栻《南轩集》。张栻后有专章分析，此不赘述。

三、张栻的弟子

张栻曾主讲岳麓书院和城南书院七年，湖湘学派在张栻时期发展为最盛，因而其弟子最多。据《宋元学案·南轩学案》载，共得弟子52人（详见表1）。其弟子有两大分支，一是在湖南一支，称岳麓诸儒，共32人：“宣公身后，湖湘弟子有从止斋、岷隐游者。然如彭忠肃公之节概，吴文定公之勋名，二游、文清、庄简公之德器，以至胡盘谷辈，岳麓之巨子也。再传而得漫塘、实斋。谁谓张氏之后弱于朱乎！述《岳麓诸儒学案》。”^{〔4〕}另一支是在其祖籍四川，称二江诸儒，共9人：“宣公居长沙之二水，而蜀中反疏。然自宇文挺臣、范文叔、陈平甫传之入蜀，二江之讲舍不下长沙。黄兼山、杨浩斋、程沧洲砥柱岷、峨，蜀学之盛，终出于宣公之绪。述《二江诸儒学案》。”^{〔5〕}下面分述其主要弟子：

〔1〕 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397-1399页。

〔2〕 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87-1188页。

〔3〕 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85页。

〔4〕 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368页。

〔5〕 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407页。

胡大时，字季随，崇安人，五峰季子。（云濠案：《序录》岳麓巨子胡盘谷当即先生。）南轩从学于五峰，先生从学于南轩，南轩以女妻之。湖湘学者以先生与吴畏斋为第一。南轩卒，其弟子尽归止斋，先生亦受业焉。又往来于朱子，问难不遗余力。……最后师象山。象山作荆公祠记，朱子讥之，先生独以为荆公复生，亦无以自解。先生于象山最称相得云。^{〔1〕}

彭龟年，字子寿，清江人。得程氏《易》读之，至忘寝食。从南轩质疑而学益明。登乾道五年进士第，授宜春尉、安福丞。用荐为太学博士，累转兼嘉王府直讲，除起居舍人。宁宗立，迁中书舍人，寻升吏部侍郎，兼侍读。庆元二年落职。嘉泰初，复官，奉祠。开禧二年，以宝谟阁待制致仕。卒，谥忠肃。先生言：“《大学》格物致知之外，非别有所谓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其疏于各条之下者，即格物致知之事，未尝有阙文也。又言：“大本者，即此理之存，达道者，即此理之行，未有极其中而不和者，未有天地位而万物不育者，不必分说。时中者，以其全得此理，故无时而不中，非是就时上取中也。”皆与《集注》不同。^{〔2〕}

吴猎，字德天，醴陵人也，学者称为畏斋先生，迁居善化。年二十三，见张宣公，称其宏裕舒畅，曰：“吾道知不孤矣。”先生谓圣贤教人莫先于求仁，乃以孔门问答及周、程以来诸儒凡言仁者，萃类疏析以请正，宣公是之。……宣公帅广西，檄摄静江教授。刘焞代宣公，辟为司属。李接作乱，连陷州县，先生以方略复郁林，言于焞曰：“有罪不诛，有劳不赏，师所以久不克也。”焞乃大会将士，录郁林之功，而诛南流尉等数人，一军皆用命，不逾时禽接，六州八县尽平。……勉斋尝曰：“近日图维国事，善资于人，未有如吴公者也。”^{〔3〕}

游九言，字诚之，初名九思，建阳人。十岁为文诋秦桧，及长，锐志当世。初筮古田尉，入监文思院，被旨视行在灾伤，归白都堂，放苗八分以上。张宣公帅广西，辟幕下。宣公弟构帅金陵，复辟抚干。时禁方严，先生记上元县明道祠痛讥之。调全椒令。开禧初，为淮西安抚机宜，寻知光化军，充荆、鄂宣抚参谋官。卒，赠直龙图阁，谥文清。先生始学于宣公，宣公教以求放心，久之有得。尝序《太极图》曰：“周子以无极加太极，何也？方其寂然无思，万善未发，是无极也。虽云未发，而此心昭然，灵源不昧，是太极也。欲知太极，先识吾心。”读者称之，号默斋先生。^{〔4〕}

张忠恕，字行父，宣公弟端明构子也，学者称为拙斋先生。以祖任入官，历任至权发遣澧州籍田令。……凡所至，皆有声，入为户部右曹郎，首陈司马光仁武之说，申之以进贤退不肖，赏功罚有罪，宁宗是之。……宝庆元年，下诏求言，

〔1〕 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368页。

〔2〕 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373页。

〔3〕 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374-2379页。

〔4〕 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380页。

先生上封事，凡五千言。……疏入，朝野传诵争录之，交口称魏公有后，又以轮对述世父宣公之语，谓当求晓事之臣，不求辨事之臣，欲求仗节死义之臣，不求犯颜敢谏之臣。一日问天子之学，诸臣争言天子之学与人臣异，先生独曰：“大学之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其要则自天子以至于庶人，皆曰修身。盖正心以上，皆修身之事，齐家以下，则举而措之，无二道也，后世乃有关天子之学与人臣异者，吁！其亦异乎！”魏文靖公尝曰：“行父孜孜体国似魏公，拔烦刳剧似端明，而中年敛华就实，则有得于宣公之学，惜其不待年而卒也。”^{〔1〕}

上述记载可见南轩师门之兴盛，但能将张栻学术发扬光大者却少，只有极少人有文集存世，具体是彭龟年《止堂集》、游九言《默斋遗稿》、舒璘《舒文靖集》，李修己《李成州集》、李壁《王荆公诗注》，吴敞《竹州集》，周去非《岭外代答》，陈平甫《九朝编年备要》，故黄宗羲评价：“五峰之门，得南轩而有耀。从游南轩者甚众，乃无一人得其传。”^{〔2〕}就上述存世文集情况而言，其中舒璘、李修己、李壁、吴敞均是出入多家。“舒璘，字元质，一字元宾，奉化人也。……游太学，结交皆良友。时张宣公宦中都，请益焉，有所开警。朱子与吕成公讲学于婺，徒步往从之。”^{〔3〕}“李修己，字思永，丰城人也。乾道进士，参兴国军事。陆复斋为教授，尽告以躬行之说，谓‘当息其已学，求所未学’，遂知圣贤源流。已而得见朱子，学益进。先生故与彭止堂为同年相善，因介绍之，从南轩游。”^{〔4〕}“李壁，字季章，自号雁湖居士，眉之丹棱人，文简公焘（李焘）第三子也。……李垕，字季允，丹棱人，文简第七子也，学者称为悦斋先生。文简以史学传家，七子俱有文名，而雁湖与先生最达。受业于楼迂斋、刘静春，遂从张南轩游。”^{〔5〕}“吴敞，初名偁，字益恭，号竹洲，休宁人。绍兴进士，历知泰州。晦庵、南轩、东莱、龙川、梭山、石湖、止斋皆与之友善。”^{〔6〕}因此，他们不能算是张南轩的纯粹弟子，故其作品不纳入研究之列；周去非《岭外代答》和陈平甫《九朝编年备要》并非文学著作，因此也不纳入研究范畴。

另外，因胡寅之学与胡宏之学异，《宋元学案》与之别为《衡麓学案》，“武夷诸子，致堂、五峰最著，而其学又分为二。五峰不满其兄之学，故致堂之传不广。然当洛学陷入异端之日，致堂独皜然不染，亦已贤哉，故朱子亦多取焉。述《衡麓学案》。”^{〔7〕}此案载胡寅弟子3人，即胡大正、毛以谟、刘荀。此外据《宋

〔1〕 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638-1642页。

〔2〕 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635页。

〔3〕 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544页。

〔4〕 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409-2410页。

〔5〕 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390-2392页。

〔6〕 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388页。

〔7〕 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341页。